

岭南
大匠

广东传统雕刻手工艺



雕刻

芳村·玉雕高氏

高兆华

为什么永不重复？因为石材玉料的独特性，也因为我不走市场化路线，不做大众题材。

——高兆华





敢为人先孤品传世 南派玉雕大家留名

雕槌敲击刻刀，连绵不断的咚咚声，在玉石上反复延伸的痕迹，仿佛碧海一般，灵动而透亮……高氏玉雕工作室，一件件翠绿温润的玉石，正用它们360度无死角的迷人颜值和身姿，悄然描述着南派玉雕的点点滴滴。

南派玉雕大国贡品

高兆华的工作室藏在芳村一条不显眼的街道里。他早早就在巷口等待记者，一点都没有大师的架子。工作室租了四层楼，有1000多平方米，展厅、培训室、工场、宿舍、饭堂；还有十多个徒弟和工人。

“广州玉雕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”，高兆华说，明清时期能工巧匠集于广州。清道光年间，广州的玉雕行业已成行成市。至民国，这里有大小商户4000余家，中小生产者达3000多户，从业人员万余人。生产经营主要分布在今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、文德路，荔湾区长寿路、文昌路以及带河路一带。

“在材质上，南派的选择很大胆。清代时翡翠作为新材料从缅甸过来，北方没有人愿意做，是广东人敢为天下先，做出的饰品被慈禧太后赏识，一时间名扬中华大地。”

高兆华并不想掩饰他的骄傲：“广州玉雕与北京、扬州、上海的玉雕齐名！”

忿然辞职大师开厂

1965年，高兆华和其他普通工人一样，走进了广州市南方玉雕工艺厂，成为一名玉雕工人。

进厂后，他主动要求做切石，这一切就切了一整年。

因为他知道，一块石料在最初加工的第一刀最重要，切坏了会直接影响后面的工序。能做到一刀下去就搞掂，那是基本功，这也是以后他成为快手的原因。只有准和狠才能快起来。

由于是技术尖子，高兆华先后担任了技术革新领导小组组长，新题材研究领导小组负责人等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广州市南方玉雕工艺厂年创汇达到100万美元以上。1984年，高兆华监制的《敦煌飞天佛塔球》被国家定为珍品，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“民间工艺美术大师”称号。



■ 玉雕《聚宝盆》高兆华



■玉雕《渔汛》 高兆华

1986年,报读了大学的高兆华被厂方的证明卡住了,忿忿不平下他辞了职。

搭乘改革开放的东风,他先到深圳承包了一间玉雕厂,赚了第一桶金后回广州,办起自己的工作室,而后开厂直到今日。在这个过程中,高兆华也见证了玉器行业的迅速发展。“改革开放前,全国玉器从业人员不超过1万人,至今已经有300万人。”广州的民间玉器业也发展很快,光是华林玉器城就有300个档位;而佛山平洲玉器街的产销量更大,位居全国四大玉器市场之首。

精琢孤品身价两亿

高兆华绝不做两件同样的作品。也就是说,他的每一款玉雕,都只有一件。

能够做到一味追求孤品,和他娴熟的技巧脱不开关系。“为什么永不重复?因为石材玉料的独特性,也因为我不走市场化路线,不做大众化题材。”高兆华解释。

不断呈现的精品让他得到同业的认可。

高兆华坚守传承的南派玉雕,在传统基础上博采众长,又发展出许多新工艺。造型设计量料取材,避开裂纹,巧用色彩,使玉器宛如浑然天成。雕琢技法更以通雕座件、镂雕玉球和组合镶嵌等独步业界。比如蟹笼,工匠仅通过不到10毫米宽的笼眼伸进小工具,小心翼翼地细雕笼内的小蟹,技法十分精巧。

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在南派玉雕的发展中一直以创新精神独领风骚；以雕法细腻、花色繁多、轻灵飘逸、玲珑剔透而见长。

2010年，一件2亿元身价的广州玉雕引发全城瞩目，这就是高兆华和7个徒弟用累计超过14000小时完成的《日月同辉》，获得了“广东省第四届民间工艺精品展金奖”。它分为“九龙环”、“五环”和“嫦娥奔月”三部分，一次性雕琢在一块长宽约62厘米、厚约9厘米的黄龙玉原石上。

高兆华还是个杂家，会理发、修表、做衣服。而这些“才艺”，竟成为他玉雕技术的一部分。他的《百子图》作品被业界公认为佳作。其中有个犹如走马灯的设计，上面的花篮、小孩、宫灯都会旋转，这就是他从修理钟表中提炼出来的技巧。

【对话】

新快报：每块玉石都有不可预见性，玉雕这行其实是有风险的。

高兆华：这需要“执生”，这也是玉雕最动人之处，随机应变，因材施教是法则。所以首先要读懂石头，用好方法，才能善待好石头。有一次，我原构思将一块翡翠雕成“钟馗嫁妹”，但清理玉料枯皮后，发现原先玉料“变”了，原来黑的变成白的，可利用的黑料只剩下一小块，于是我将“钟馗嫁妹”的构思改变成“麻姑献寿”，在玉料上雕出麻姑、寿桃、猴子、梅花鹿和黑豹，寓意健康长寿和平安吉祥。

新快报：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玉雕师？

高兆华：开办工作室以来，我培养了近300个学徒，有的成才了，做得相当好，但更多的人是半途而废了。要成为好的玉雕师，一定要耐得住寂寞，沉得下去。我曾经做过一件《羲之爱鹅》作品，就买了两只黑棕鹅，创作了8个多月，结果鹅被累死了。因为我不停地让它煽动起翅膀，找真实的感觉。

新快报：现在玉雕行业存在什么痛点呢？

高兆华：其中一个痛点就是要面对原料价格暴涨。近些年玉



■高兆华和他的七位徒弟共同创作的玉雕《日月同辉》。(局部)

石价格飞涨几十倍甚至上万倍,我的好多构思因为碰不到合适的石材而暂时搁置。这也是行业的悲哀,结果玉雕越来越往高端走,和百姓生活隔得太远,变成博物馆展柜里的观赏品,所以我们也在开拓新的石材,看能否降低原料的成本。

【匠艺】

心要静 脑要动 手要定

现在的南派玉雕,特别是高氏的玉雕,加入了不少现代的电动工具。

“这是切割机、吊机、数控雕刻机……有了它们,比过去的效率高得多了,原来要一个星期干的活,现在可以几分钟搞掂。”高兆华拿起一个正在雕刻的玉如意做示范,“一般新入行的学徒都从加工简单的物件开始,学会使用雕刻机按图雕刻,心要静、脑要动、手要定。”玉器雕琢过程主要包括选料、剥皮、切割、设计、粗雕、细雕、修整和抛光等工序。

在雕刻机的“尖叫”与碰击石头的震动中,高兆华边做边说:“你就像拿笔一样,操作这支铁笔,只是面对的不是纸而是玉石。”

这几年有不少美术专业的毕业生入行,这让高兆华很高兴。因为学院派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美术理论,能让玉雕美学更多元化。不过,高兆华也建议毕业生们要到生产第一线去,因为设计者要非常熟悉玉石的脆度、硬度、裂纹走向等,才能掌握“巧色”和“就形”的技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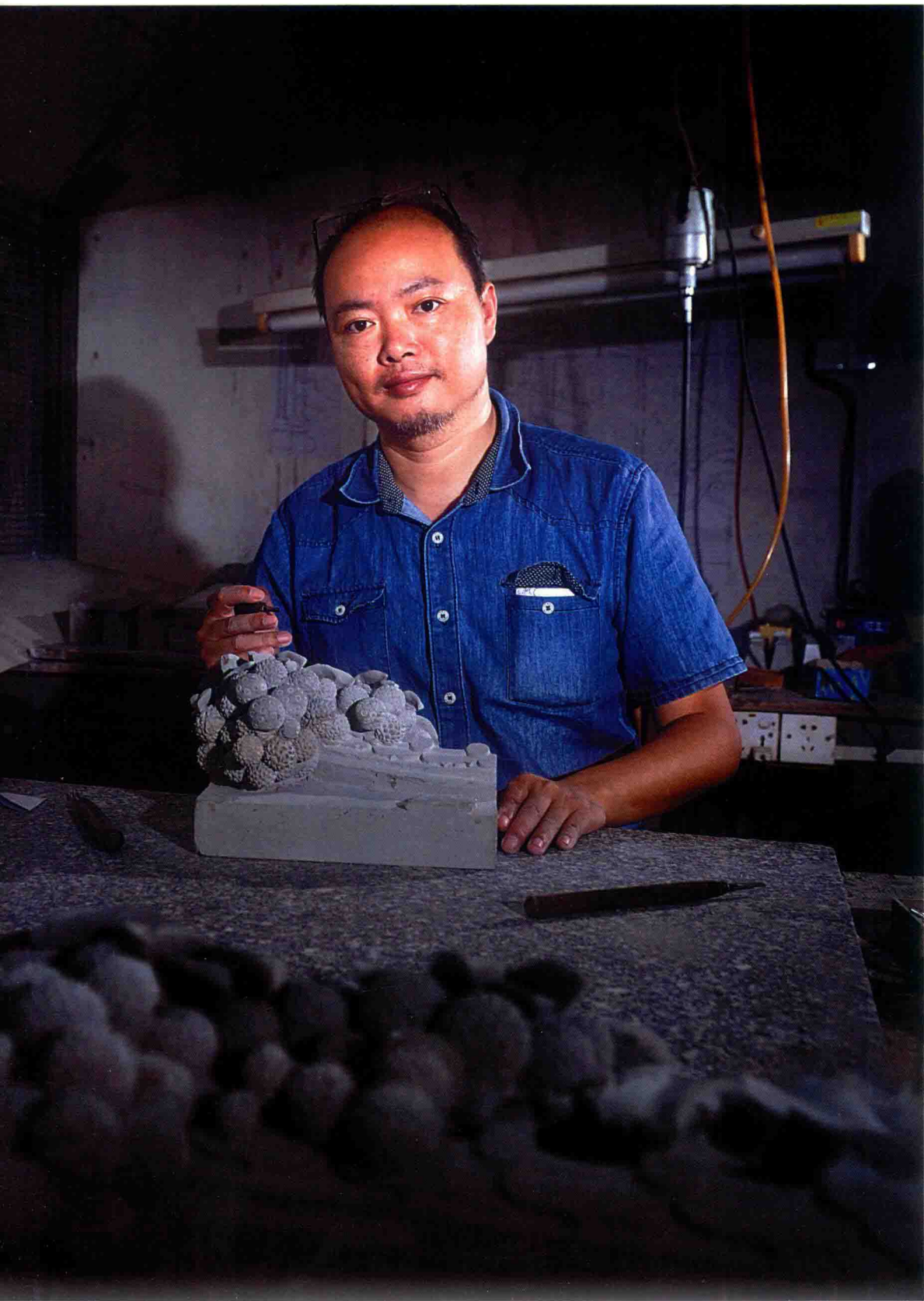
何世良

沙湾·砖雕何氏

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创新，将传统的技艺做到极致，将传统技艺与当代视觉艺术相结合，做纯艺术的东西。

——何世良





挂线砖雕何氏再现 鬼斧神工岭南风情

杂草丛生的厂房外，横七竖八堆积着数以万计的青砖，它们安静地躺在土地上，仿佛玉石一般，碧绿而通透……何氏砖雕工作室里，磨轮断续的打转声，刻刀零星的雕琢声，幻化出一件件美轮美奂的岭南风物。

挂线砖雕刀工细腻

砖雕是在质地细密的青砖上雕割物象或花纹的一门工艺，主要用于寺塔、墓室、房屋等建筑物的壁面装饰。

早在石器时代，就已出现砖雕手法。直至秦汉时期，烧砖技艺成熟，砖雕也在建筑物中广泛使用。

作为古建筑的精致点缀，砖雕工艺在晚清的广州最为兴盛——在广府殿堂庙宇及大户人家的屋宅、天井等地，随处可见。

广州砖雕以刀工细腻见长，素有“挂线砖雕”之称。能够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，整体富有层次感；尤其地方风物，例如岭南荔枝、红棉这类精细植物，可以表现得很好。

后来，庙宇祠堂被毁，这门手艺也随之出现了断层。

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人们重新重视传统文化，开始修复庙宇祠堂，对古建筑装饰有了需求，砖雕这门古老的工艺才重获机会。

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砖雕项目传承人何世良，也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接触砖雕。

凌晨偷师学做设计

1986年，16岁的何世良，初中刚毕业，便开始学习木雕。

起初，父母并不赞同他学这门手艺。喜爱雕刻的他毅然走进了乡里的家具厂。当了3个月学徒后，凭着雕刻木材，他一个月赚得200多元，比父亲多出一倍。

“做木雕，来来回回都是雕那些，有点闷。”何世良想在木雕上有所创新。

半年后，当他得知广州有师傅招木雕学徒时，毅然前往。“当时有人说我赚那么多，刚做完学徒又要去做学徒，划不来。但我不管，我不想满足于现状。”

师傅的父亲曾是广州木雕厂的总设计师。何世良除了学习雕刻外，还偷偷学他的设计



■一丝不苟，经年如是。



■何世良擅长雕刻岭南风物。

图纸。白天学雕刻，晚上他就照着图纸，学画设计稿，有时学到凌晨一两点。

“那会儿的行规不允许这样。但发现此事后，老先生非但没有责怪我，还开始教我如何设计雕刻图纸，我在那时候打下了画设计图的基础。”何世良感恩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。

至今，他还记得恩师的一句话：“艺术就是要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，才能成为纯粹的工匠，而不是机械化的工人。”

广州古村砖雕宝库

1995年底，拥有近10年木工经验的何世良尝试着接触砖雕。

“刚开始很迷茫，因为广东省内，没有师傅可以教砖雕。除了老用坏工具外，没有掌握好

要领,还常把砖雕崩坏。”何世良说,建筑砖很脆,一用力就容易崩,而且砖里面有空洞、有暗裂纹,经常雕刻到快完工时才发现裂了,又要重新来。

那时的他,一边创作,一边回忆老师傅们修复留耕堂的手法和技巧。在技术遇到瓶颈的时候,他索性放下手中的工作,走进古村落。因为他觉得继承传统技艺最直接的方式,就是靠眼睛去捕捉。

“20世纪90年代,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,想要坐在家中搜索砖雕的照片和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何世良发现,部分老式建筑还留有砖雕,特别是沙湾古镇里面的一些老房子,那里就是活生生的砖雕艺术博物馆。

“一般我都会用画笔将其速写或白描下来,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,我就把构图、雕刻手法等印在我的脑海里,用于以后的创作当中。”后来,何世良买了一部相机,在四处走访古建筑时,便将具有特色的砖雕拍下来,带回家慢慢琢磨。

“当年学艺,老砖雕就是我的老师。”何世良希望能将砖雕传承下去。如今,他建立了砖雕工作室,收了20多名徒弟,毫无保留地把砖雕技艺传授给弟子们。

三年一壁技惊四方

番禺开建宝墨园时,园方一直找不到广府的工匠来操刀砖雕。于是,砖雕的活只能由外地工匠做,但只做了个开头,园方就觉得不像岭南建筑的风格。

正好何世良参与宝墨园的木雕工程,园方就请他试一试。

十年的木雕基础,再加上长期对老砖雕的临摹。何世良试手的砖雕,活脱脱一股岭南味道。当时园方觉得效果不错,于是就正式让他承担巨型砖雕《吐艳和鸣壁》的创作。

这一雕,便是整整三年。

《吐艳和鸣壁》长达22.38米,高5.83米,厚1.08米,前后两面总面积260.96平方米,雕刻工序和手法极其复杂。该作品全面展示了圆雕、透雕、浮雕以及难度极高的挂线雕等砖雕工艺技法,共雕了600多只鸟,100多种花草树木,壁背面更雕有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。

正是凭借《吐艳和鸣壁》的高超技艺,何世良被评为广东砖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【对话】

新快报:做砖雕难在哪里?

何世良:我们用的都是建筑用砖,有些砖头里有空洞的地方,从外面看不到暗裂纹,虽然选砖时已经很仔细,还是避免不了。所以有时雕到七八成的时候,砖头崩坏了,又得重新开始。由于都是手工雕刻,不能用电动工具,刚开始时,刻刀不到半小时就要打磨,速度非常慢,后来引入电动工具才逐渐提升了效率。

新快报:是什么让你如此深爱砖雕?

何世良:随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退化,砖雕和一些技艺一样都出现断层。我选择并坚持这门古老的手艺,和生长在沙湾这个文化古镇不无关系。沙湾古镇历史悠久,有留耕堂等出众古建筑,正是从小的浸染造就了对砖雕的喜爱。

新快报:砖雕传承方面,你有什么期许?

何世良:我想将砖雕的传统手法、技艺传承下去,将现代艺术和传统相结合,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喜欢。

【匠艺】

《百蝠晖春》:中国最大的砖雕

何世良较为得意的作品,是至今为止中国最大的那块砖雕,名为:《百蝠晖春》。

这幅砖雕有着广式砖雕的传统特色,每一个图案都十分精细。壁照高11.109米,长50.845米,宽5.371米,由160万块青砖雕刻组成。

何世良雕刻《百蝠晖春》,花了两年时间。砖雕正面刻有“五谷丰登”、“琴棋书画”、“天王法器”、“封侯挂印”、“松鹤长寿”、“百子千孙”等图案,背面则以“赋”为主,辅以锦地雕纹,融合了赋、书、砖雕。

砖雕越大,难度越大。构图和施工过程中,何世良遇到不少难题。主体48米的砖雕画面,难以看到构图好不好。画图时,他特意造了一面30米长、6米高的墙,进行1:1比例作画构图。

“画稿时经常到凌晨一两点,雕刻时一雕十二三个小时。”

施工时,由于尺寸巨大,雕刻深度把控的难度也较大,“在巨大的砖雕前,人站在前面显得很渺小,看不到效果,哪里高、哪里低,只能光凭经验把握。后来,我在距离砖雕远处搭起一个架子,爬在架子上望,比较直观地定它的高低起伏,突破这个难关。”每每回忆,何世良都感触良多,因为这幅作品投入了他的生命。

在这幅砖雕作品上,他用到所有雕刻的技术,浅浮雕、高浮雕、挂线雕、线刻……还有一些他摸索出的新手法,做作品时他不计较多长时间,只注重效果,慢工出细活。

“砖雕不是泥雕,做得不好没法改,这是最难的地方。但是砖雕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,我不希望因此吓跑年轻人。”何世良说。



■大型砖雕需要精心拼接。